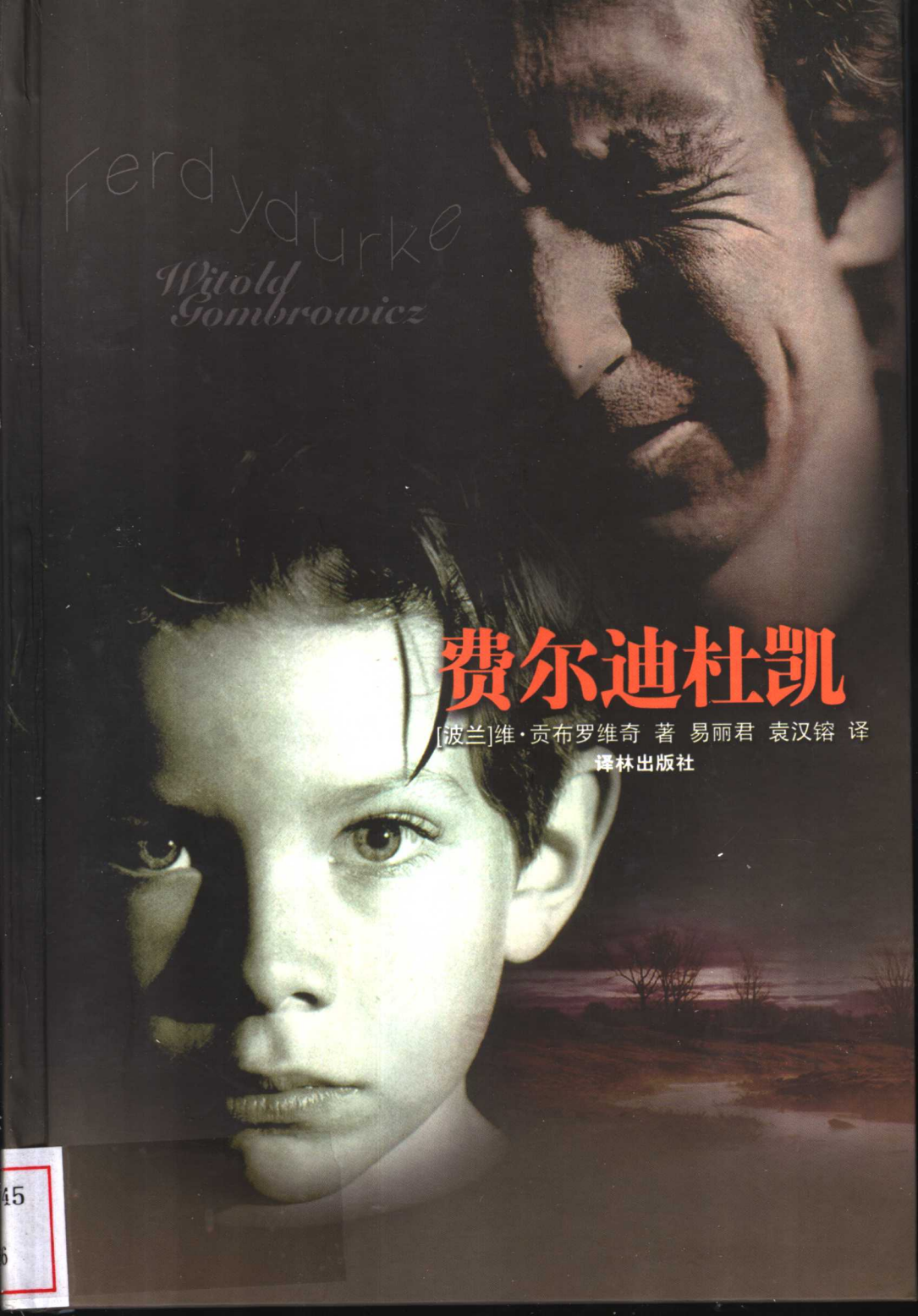




Ferdynand
Witold Gombrowicz

费尔迪杜凯

[波兰]维·贡布罗维奇 著 易丽君 袁汉镕 译
译林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128856

I513.45

W566



费尔迪杜凯

[波兰]维·贡布罗维奇 著 易丽君 袁汉铭 译

FERDYDURKE

译林出版社



I513.45

W566

7123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尔迪杜凯／(波)贡布罗维奇(Gombrowiez, W.)著;易丽君,袁汉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0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Ferdydurke

ISBN 7-80657-581-2

I. 费... II. ①贡... ②易... ③袁... III. 长篇小说-波兰-现代 IV. 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594 号

- 书 名 费尔迪杜凯
作 者 [波兰]维·贡布罗维奇
译 者 易丽君 袁汉镛
责任编辑 吴 明
原文出版 PAN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WARSZAWA, 195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4
字 数 228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81-2/I·438
定 价 (精装本)16.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祝贺《费尔迪杜凯》中译本出版

2004年是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诞生100周年和逝世35周年。波兰宣布2004年为“贡布罗维奇年”。贡布罗维奇的纪念活动也被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具有全世界意义的名人和特别重大事件举行周年纪念活动的权威名册。值此佳遇,波兰和全世界都在准备周年纪念活动的丰富节目,其目的不仅在于隆重缅怀这位波兰作家,而首先是重读他的创作,使其作品流传于世。

即将到来的周年纪念活动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重温这位波兰作家、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的文学成就的难得良机,也巩固了这位作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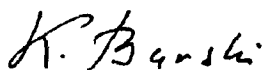
贡布罗维奇仅以自己的哲学、构建文本的方式和语言的力量,就足以跻身文学史上享有特殊地位的作家之林。他曾孜孜不倦地同波兰传统和历史进行论争,这种论争正是他创作出深深植根于这一传统和历史的作品的出发点。

贡布罗维奇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富有荒诞的色彩。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讽刺,展示了他创作中的主要问题:人际关系中的形式和社会角色的强大力量以及人的心理。他的作品不能用数十年的时光流逝来衡量。他的作品是波兰小说创作的纪念

碑,是产生过显克维奇或莱蒙特的全部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贡布罗维奇在晚年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的作品终于拥有众多外国语言的大量译本,同时也被搬上了世界上许多戏剧舞台。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在“贡布罗维奇年”前夕出版《费尔迪杜凯》的中文译本。这将是 中国读者同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创作的首次接触,同时也是由于杰出的中国波兰学学者、波兰文学不懈的翻译家和爱好者易丽君教授和她的丈夫袁汉镕教授的努力,使又一位波兰作家的作品来到广大中国读者中间。

我们希望,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写作天才同样能在中国得到赏识。



波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科萨维利·布尔斯基

译 序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是一位享誉欧美的现代派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是波兰荒诞派文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04年8月4日出生在波兰凯尔采省奥帕托夫县马沃什策村。他的祖辈原是生活在立陶宛日姆兹地区的波兰贵族。在欧洲，波兰和立陶宛两民族联盟的国家自14世纪末叶起，数百年间曾是疆域辽阔、领土面积仅次于俄国的泱泱大国。但自17世纪末叶起，波兰共和国国势日衰，至1795年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而灭亡。1863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抗俄民族起义失败，贡布罗维奇的祖父奥鲁弗雷·贡布罗维奇失去了在日姆兹的地产，举家迁居凯尔采省。1911年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随父母迁居华沙。1927年他毕业于华沙大学法律系，获硕士学位。同年他去巴黎攻读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回国，在法院担任见习律师，1933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成熟期的日记》。自1934年起，他开始向华沙《信使晨报》、《时代》和《斯卡曼德尔》等报刊投稿，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在波兰文坛崭露头角。1937年他发表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评论界反应强烈，认为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贡布罗维奇一时声誉鹊起。1938年他在《斯卡曼德尔》杂志上发表第一部剧作《勃艮第公主伊沃娜》。1939年正当他在国外旅行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使他有家难归,滞留在阿根廷,漂泊异乡,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1947年他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波兰银行里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1951年他与设在巴黎的波兰侨界的文学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并在该所的刊物《文化》月刊上发表作品。1953年在巴黎出版长篇小说《横渡大西洋》。1955年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埋头于文学创作,并与朋友合作将已出版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文。他在巴黎出版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春官画》(1960)、《宇宙》(1965),剧本《婚礼》(1953)和《轻歌剧》(1966)等。1957年至1966年间出版了他的三卷集《日记》。

1963年贡布罗维奇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赞助,来到西柏林,在那里住了一年,后又去了巴黎附近的洛雅蒙,在那儿,他与加拿大的罗曼语言文学家玛丽·丽塔·拉布罗塞结婚,婚后双双去了尼斯,定居在尼斯近郊的旺斯。1969年7月25日他在旺斯因心脏病逝世,葬于该地。1966年至1977年间巴黎的文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十一卷集《作品选》,1986年至1997年波兰克拉科夫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贡布罗维奇全集》,共十五卷。

波兰的荒诞派文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维特凯维奇的荒诞剧登上克拉科夫的戏剧舞台,比巴黎上演尤内斯库的荒诞剧要早近三十年。20世纪30年代波兰文坛又涌现出一批荒诞的小说。这种现象既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在波兰知识分子心中引起的震动和慌乱的余波未平,也反映出1918年波兰国家独立后的现实与人们过高的期望值之间的巨大反差,尤其是30年代波兰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极权化,使广大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由希望的顶峰跌向了绝望的深谷。他们痛感世界的不合理性,存在的无根无由,人命贱如蚂蚁,个人面对纷繁事物而无能为力,美好的愿望往往落空。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反映的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反映的正是他们生活的平庸,精神的空虚,

思想的迷惑、苦闷和焦虑不安。

贡布罗维奇富于冒险精神,而且有足够的智慧使自己成为波兰文坛标新立异的大师。他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可他毫不尊重大学里教授们讲授的经典哲学,同样也不遵循文学传统,他似乎是在与波兰一贯严肃认真的精英文学家们对着干,装做是在“玩文学”,“玩得”既天真又老练。他似乎是以一种滑稽逗笑的方式娱乐读者,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做着诱导的游戏,促使读者去接受苦涩的真理。他的作品乍看颇似故弄玄虚,零乱庞杂而令人费解,然而细读之后方知他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发人深思。他是在认真表现那些变幻不定、难以捉摸、难以表述的东西。他是以荒诞不经的手法来表现他所意识到的人的处境的荒诞无稽。或者说,是荒诞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荒诞意识,造就了他那荒诞的艺术表现手法。

他进行文学创作总是力图超越一切现有的成规,放弃理性分析手段和推理思维,处处流露出一种成年人不成熟的心态,抑或是未成年人对世界的好奇。虽然他并不忽视人物性格基本的连续性、前后一致性和情节的必要性这一类传统规律,但他不是靠一般通用的艺术手段取胜。他不是靠营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是靠着意刻画人在荒谬处境中的心路历程来吸引读者。他靠的是颖异、灵性、天马行空式的自由创作。他突破了通常的小说结构,常中断故事的发展脉络,加入一些与情节主干联系松散的光怪陆离、滑稽可笑的插曲,这种故事中套故事的做法,使读者仿佛同时在读好几部作品。

《费尔迪杜凯》是波兰文学中第一部成功的自我题材小说,他那些充满调侃意味的长篇议论,展示出了他的创作思想,他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以及他所作出的抉择,引导读者按照他的意图去理解他书中描写的人和事。他不仅进行自我心理分析,同时也试图回答读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以什么方式实现自己的个性。贡布罗维奇以多种不同的角

色身分跟读者交流：作为书中的主人公，他有好几种不同的化身；作为讲叙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他直接向读者倾诉自己的创作心得、体会、得失和苦恼。

贡布罗维奇是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他把人们遵循某种固定原则过规范化的日子称为陷入“模式”。他对模式化的生活极其反感，在作品中不断地对其进行辛辣讽刺。他为自己各类作品构想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说他的全部作品是同“模式”作不懈斗争并为展示自己的生存观而建造的大厦。他追求的是人生的真实性，却又认为这种真实性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成熟与不成熟、实质与形式、天性与文明社会的对立。在他看来，世界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人一旦被抛进这个世界，便永远也突不破这张网的魔力。异化的社会决定了人性的异化。人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形成某种“模式”，从而人就会失去自己的个性，这便是社会对人性的奴役。人性中的不成熟性，使人变得幼稚可笑，使人的行为变得荒诞不经。

“费尔迪杜凯”是作家创造的一个新词，在波兰语中没有明确的含义，与书中叙述的内容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是一种文学影射。波兰著名作家雅·伊瓦什凯维奇的两个女儿在20世纪40年代曾组织了一个“费尔迪杜凯迷俱乐部”，试图对这个词儿进行多方面的探讨。贡布罗维奇从阿根廷给她们写了一封“致‘费尔迪杜凯迷’的公开信”，说明这个词儿是反传统、反媚俗的象征，是他的创作思想和美学革命的一种标志。

《费尔迪杜凯》是通过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揭露社会的落后、虚假和不平，讲述一个向社会的固有习俗挑战，同约定俗成的公式化的生活“模式”进行较量的人的生存问题。小说的主人公尤瑟夫是一位三十岁的青年作家，这个形象也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的作品《成熟期的日记》难为评论界和读者所理解。在他绝望之际，他昔日的老师平科把他变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重新将他送回学校，

与一群十几岁的顽童同窗共读。他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尴尬处境，从心理上“返老还童”，被改塑成了十几岁的尤齐奥。然而学校塑造人的“模式”是对学生进行蒙昧教育，低能的教师逼迫学生死记硬背书本中陈腐无用的知识，剥夺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扼杀学生的个性，使学生永远处于不成熟的无知状态，因此遭到学生们的抵制和反抗。可是学生采取的抵制手段又是十分幼稚可笑，他们是以自己的不成熟去反抗学校企图让他们永远不成熟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类似小说中描写的那种摧残青少年的灌输式教学，可以说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只不过贡布罗维奇将它推向了极致，展示了出来，故而显得那么荒谬绝伦。尤齐奥想方设法要从那种奴役人性的教学程式中解脱出来。平科老师又安排他住到华沙一个非常新潮的工程师家里，可这意味着新的精神奴役。在这个充满了虚伪和做作的现代派家庭里，尤齐奥被当成一个缺乏教养的粗野的小伙子而受到蔑视。他爱上了工程师的非常新潮的女儿祖塔，可高傲的祖塔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为了报复平科和祖塔，他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设局让祖塔的男友和道貌岸然的平科老师深夜同时去跟十六岁的祖塔幽会，让平科大丢其脸。就在工程师家里陷入一团混乱之时，尤齐奥第二次逃跑。

尤齐奥怀着重获真实自我的朦胧希望，跟随同班同学敏透斯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寻找未被城市文明扭曲的人，“寻找真正的长工”。他们在乡下见到的“纯朴的农民”却是处在蒙昧的原始状态，他们憎恨“城市文明的传播者”，可他们惟一的能耐就是装成一群狂吠的狗，企图以此吓跑两个城里的人。尤齐奥不巧在乡下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姨妈，于是便和敏透斯一起跟随姨妈到了她的庄园。波兰独立后，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农村却保存着一成不变的封建宗法统治，地主庄园维持着贵族生活的传统“模式”，主仆之间等级森严。作者谴责封建地主的寄生生活和伪善的道德观，用白描的笔墨绘出了一幅贫苦农民蒙昧无知、甘受压迫和剥削

的荒诞、扭曲的画面；姨妈伪装的慈善，姨父的傲慢，表兄弟的轻浮，全都统一在对下人的残忍之中。佐霞是这个家中惟一值得同情的人物。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父母的严格监视，完全丧失了“自我”，她的生命毫无意义，是一个徒具人形的人。她像一张琴，人人可以拿她弹出自己爱听的曲调，然而和她本人无关；她像一块软面团，任人揉搓，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这个形象是另一种人生荒诞绝望的象征。

贡布罗维奇展示的现实毫无出路，他甚至对革命也作了十分荒诞的理解。敏透斯试图传播自由、平等的思想，但他却用挨耳光的这种荒唐手段强使地主家的小厮跟他“拜把子”交朋友，他通过小厮煽动农民反抗地主。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庄园主的恐慌，小厮因他而受到主人的无情惩罚。敏透斯和庄园主之间的矛盾终于激化了，引得村里的农民都来殴打地主，平静的庄园顿时一片大乱。尤齐奥在混乱中再次逃跑。然而他又落入佐霞温柔的怀抱，不得不违心地扮演一个多情的情人角色，再次陷入贵族少年劫持情人的“模式”。贡布罗维奇通过这个情节想说的是，人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真正的独立，从来就不是他自己，永远也不能成为他自己。人们通过相互观察，相互监视，相互影响，也相互塑造。人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就不得不采纳某种生存的“模式”，接受别人的思想，戴上一副假面具。因此人在生活中永远是演员，永远都在扮演某种角色，永远都在装腔作势，时刻都在适应别人对他的期望；人们在相互监视中总是在歪曲别人，同时也被人歪曲。因为人总是离不开跟别人的相互依存关系，故而永远也不会有独立的人格；如果人的行为有悖于他周围的环境，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费尔迪杜凯》是一部寓有强烈批判精神和讽刺意味的作品。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波兰当时存在的各种典型的落后现象，在这个社会上文明、教育、道德、理想、亲情、爱情、友谊、意志全都不可避免地贬值、扭曲和变得畸形，现实中充满了荒唐、丑陋、残酷、阴

暗和疯狂。贡布罗维奇不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精确刻画时代的面貌,而是以一种丑角式的幽默、冷漠和戏谑的嘲讽态度对待他所否定的事物,在讽刺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也进行自我嘲讽。

贡布罗维奇的写作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作品中戏剧性的场面仿佛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他善于捕捉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物,用滑稽可笑、荒谬绝伦的语言表现出来,把严肃的人生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杂在一起。在场景的描绘上,把夸张推向了极致,造成滑稽的漫画式效果;通过被改造过的、被夸大了的、被扭曲了的画面展示出一个哈哈镜里映照出来的变态世界。作品中的人物也是非传统的形象,而常常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威胁,心中充满了恐惧,他们是20世纪长不大的孩子。作家正是力图通过人物荒诞怪僻、愚蠢可笑的行为,表现出他自己心目中混乱、荒谬、丑恶的世界,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摧残,表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无奈。作家在语言运用上可谓随心所欲,无拘无束,任意发挥,遣词造句粗俗多于典雅,时而利用双关语、讹音、谐音、近义词、多义词,使文学生动活泼,妙趣横生;时而又用些怪话、反话,用些空洞无物、既不联贯又晦涩难懂或毫无意义乃至看似用词不当不太通顺的词句,以显示人的思想空虚和世界的混乱。

《费尔迪杜凯》打破了波兰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别开生面,使人读后既惊愕,又茫然,又不能不承认作者用心之良苦,构思之深邃。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世界上就引起普遍的关注,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二十多种文字。他的剧本也被搬上了法国、美国和德国的舞台。贡布罗维奇由于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获纽约阿·尤瑞科夫斯基文学基金奖,1967年获法国蒙戴出版商国际文学奖,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费尔迪杜凯》被西方评论界奉为20世纪荒诞派文学的经典

名著之一。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第一个从波兰文原著翻译的贡布罗维奇作品中译本。波兰语言文学专家阿格涅什卡·雅辛斯卡女士协助解决了作品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译者在此特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易丽君

2002年4月5日

目 录

第 一 章	劫 持.....	1
第 二 章	囚禁和进一步变小	21
第 三 章	抓住和进一步蹂躏	50
第 四 章	孩子气十足的菲利陀尔的前言	70
第 五 章	孩子气十足的菲利陀尔	88
第 六 章	诱惑和进一步驱向年轻化.....	103
第 七 章	恋 爱.....	119
第 八 章	糖煮水果.....	132
第 九 章	窥视和进一步深入现代生活.....	147
第 十 章	逃跑和重新被抓住.....	168
第十一章	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的前言.....	196
第十二章	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	203
第十三章	长工,即新的发现	207
第十四章	疯狂掌嘴和再次被抓住.....	246

第一章

劫 持

星期二我就是在这种无精打采、依稀微光的时刻醒来，当时黑夜已然过去，而黎明尚未完全到来。我猛地从睡梦中惊醒，立刻便想坐上出租车向火车站奔去。我似乎觉得，自己要出远门——直到一分钟过后，我才悲哀地意识到，我所要乘坐的火车在车站并不会停靠，也没敲响过任何一种钟点的钟声。我躺在朦胧的光线里，而我的肉体却在令人难以忍受地颤抖，用恐惧压迫我的灵魂，灵魂压迫肉体，每一次最轻微的颤栗都在期待中蜷缩。我心里明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出现，无论什么事永远也不会到来，无论想干什么都干不成，无论想采取什么步骤都是徒劳。这是一种非存在的畏惧，非生存的恐怖，非生命的不安，非现实的忧虑，是我所有的细胞面对内在的分裂、弥散和化成粉末的生物的呐喊，是一种对于有伤体面的琐碎性和渺小性的畏惧，是一种对于分化的惶惑、刹那间的惊慌，是一种对于我自身所具有的和从外部威胁着我的暴力的恐怖。而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情绪始终跟我如影随形，寸步不离。这种情绪或许可以称为自我感觉，一种内在的、分子间的滑稽模仿和嘲弄的自我意识，一种对我的肉体的失控部分和我的灵魂类似部分与生俱来的讥讽的自我意识。

我从夜里折磨我的梦魇中惊醒了，那使我痛苦的梦是恐惧的

标志。由于应理解为违反自然规律的时间倒退,我看到了自己只有十五六岁时的那副模样,总而言之,我返回了青少年时代,我站立在风中,站立在一块石头上,就在河岸水磨的旁边。我在说些什么,我听见了自己早已丧失的公鸡似的尖细的嗓音,我看到了未成形的脸上未长全的鼻子和一双太大的手——我感觉到了那种介于成年和未成年之间的过渡性的发育阶段的令人不快的连贯性。我在笑声和恐惧中醒来,因为我似乎觉得,今天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在对昔日那个还是懵懵懂懂的乳臭未干的我进行滑稽模仿和嘲笑,而昔日的那个我又对今天的这个我进行滑稽模仿,而且是以同等的权利。我觉得两个我都在被相互模仿。可悲的记忆啊,你偏偏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踏着怎样的道路才达到今天这种状态!再往后,在半睡半醒,而实际上是已经醒了的情况下,我似乎觉得我的躯体不是统一的,觉得某些部分还是小男孩的,觉得我的头脑在挖苦和讥讽我的小腿,小腿也在挖苦和讥讽头脑;我觉得手指在嘲弄心脏,心脏在嘲弄大脑,鼻子在嘲弄眼睛,眼睛在嘲弄鼻子,在咯咯笑,在吼叫——所有这些部分在一种无所不包的和令人不安的普遍讥讽的气氛中野蛮地相互施暴。当我完全清醒,彻底恢复了意识,并对自己的一生开始认真思考时,恐惧非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变得更加强烈,虽说有时笑声中断了(或是加强了)恐惧,人笑得嘴巴都合不拢。在我生命的中途我进入了一座幽暗的森林。更糟糕的是这座森林苍翠碧绿。

我在清醒时跟在梦中一样,都是不定型的,分裂的。前不久我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过了不可避免的三十岁生日,过了一座里程碑。从出生证看,从外表看,我都像个成年人。可我并不是个成年人——因为我能算个什么东西呢?一个三十岁的桥牌迷?一个没有固定岗位、偶尔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并且纯属临时性质的工作人员?我的生活情况又是怎样?我常在咖啡馆、小酒吧行走,遇上人便去交谈几句话,有时甚至相互交流思想,可这是

种不确定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成年人,还是个乳臭小儿;就这样处于年龄转折期,我既不是成年男子,也不是乳臭小儿——我什么也不是——而我的那些同龄人都早已娶妻成家,都早已有了一定地位,与其说是在生活中有什么地位,还不如说是在形形色色的国家机关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对我的态度便带有某种理所当然的不信任感。我的那些姑妈,那些为数众多、拉不开扯不断、像衣服上的补丁粘住不放可又都真心诚意爱我的四分之一慈母,老早就挖空心思竭力对我施加影响,希望我能作为一个什么人物稳定下来:要不就当名律师,要不就当名机关工作人员。我的不确定状态对于她们是件极其苦恼的事,她们不知我是个何许人物,也就不知该怎样跟我交谈,见到我最多也只是嘟嘟囔囔,哼唧几句。

“尤齐奥^①,”在头遍和第二遍嘟囔之间她们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亲爱的孩子。别人会怎么议论你?如果你不愿当名医生,至少也该当上个情场把式或马贩子,总之得有个明确的身分……得有个明确的身分……”

而且我还听见一个姑妈对另一个姑妈悄声说,我在社交上和生活上是如何如何不开窍,然后又开始嘟囔说,她们确实被我在她们脑子里制造的真空折磨得够受的,又说了些重复过多遍的车轱辘话。实际上,这种状态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自然规律的钟表指针是冷酷无情和坚定不移的。当我最后的牙齿,也就是智齿全都长出来了之后,应该认为——我的发育已臻成熟,不可避免的宰杀时刻也就到来了。男子汉应该忍着莫大的悲哀宰掉可怜兮兮的小男孩,就像蝴蝶从蛹里飞出,留下已经完成了使命的蛹的尸体一样。我得从尘雾、纷乱、混浊的沙滩,从漩涡和波涛的喧嚣里,从芦苇和席草丛,从蛙鸣的鼓噪声中转移到清晰透明的、晶化定型的

^① 尤齐奥和后文所称的尤久尼奥、尤杰切克、尤杰克都是尤瑟夫的呢称。